

Let' s Talk: 跨文化合作的藝術

音訊文字轉錄：Eunsoo Kim

[播放介紹音樂]

Akemi: 歡迎收聽新一集播客節目《Let' s Talk》，在本集中我們將介紹一群兢兢業業，旨在將我們的 AAPI 和黑人社區凝聚在一起的人群，他們就是屋崙華埠及其周邊地區的個人和組織。透過講述他們的故事，我們希望所有地區都能夠鼓勵包容、跨世代和反種族主義的正義之念。我是 Akemi Chan-Imai，奧克蘭亞洲文化中心的專案經理，這裡是《Let' s Talk!》節目。今天，我們將認識兩位來自灣區的視覺藝術家 Pallavi Sharma 和 Tomye Neal Madison，他們聯手舉辦了以黑人和亞裔藝術家為特色的跨文化藝術展。來聽聽他們如何運用視覺媒體來探索團結、跨種族倡導和抵抗。請注意，本集包含帕拉維和湯耶作品的配套幻燈片。您可瀏覽 OACC 網站 oacc.cc 以觀賞此幻燈片。本集的主持人是 Pamela Ybañez，OACC 的設施協調員，她自己也是一位視覺藝術家。

Pamela: 感謝大家前來加入與 Pallavi 和 Tomye 的對話。我想我們應該首先從介紹開始。Pallavi，不如你先來吧？

Pallavi: 好的。非常感謝 Tomye、Pam、Akemi 和 Jaide 邀請我來。我的名字叫 Pallavi Sharma，我是一名執業藝術家、策展人和教育家。我在加州藝術學院教授批判種族研究課程。在過去的 18 年裡，我一直住在加利福尼亞的聖拉蒙。過去二十年裡，我一直在以我的移民經歷、文化認同、記憶和失去為主題進行藝術創作，我是非營利組織 Inner Eye ArtS 的創始人和董事，該組織位於加利福尼亞州聖拉蒙。

Tomye: 好的，謝謝。也謝謝大家。我亦是一名視覺藝術家；我做這一行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有時，人們會問我做藝術有多久了。不得不說，我母親提醒我，我實際上是從 6 歲開始接觸藝術，我不記得，在 6 歲時我收到了很多水彩畫作為我的第一份禮物，因為我很擅長畫畫。所以我很確定我是那些被人們討厭的早熟的孩子之一，正因為如此。這只是其中之一——你不可能在這麼早的時候就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並堅持下去，沒有很多人有能力或天賦能做到，這是他們的旅程。我接觸到了藝術的各個方面，我是導師，我負責教育。我教過的年齡最大的學生有 81 歲；他剛剛過生日，今年已經 82 歲了。他患有癡呆症，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教學。我們剛剛給了他一點激勵，讓他繼續進行藝術創作，並且證明視覺藝術確實對患有癡呆症的人們有幫助。這對我是一件好事，隨著我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理解哪種事情可以影響。我們要討論的政治方面對我非常重要，因為在我生命中的某個時刻，我並沒有去畫畫，而是發現作為人類我們面臨很多挑戰，於是我轉而進入做更適用於人們的事情——他們現在想稱之為「醒來」，我發現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術語。

Pamela: 謝謝，Tomye 和 Pallavi。

Tomye: 不客氣。

Pamela: 我就快速介紹一下我自己吧。我是 Pamela Ybañez，我剛來奧克蘭亞洲文化中心不久，擔任設施和租賃協調員。我從 2007 年開始就住在奧克蘭，我是一名實踐藝術家。我堅持藝術創作的道路並不通暢，但我會繼續下去。我真的很幸運能在灣區的藝術歷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跡。我過去曾和 Pallavi 合作過，我很高興能夠更多地了解 Tomye。我很好奇，你知道，作為一個亞洲人——我

是一個出生在美國以外的菲律賓人，我最喜歡的事情—為什麼我選擇灣區居住—是因為它多樣性。所以我很好奇 Pallavi 和 Tomye 是怎麼相識的，你們願意告訴我們嗎。

Pallavi: 我是來自印度的第一代移民。我搬到舊金山灣區的那年應該是 2001 年，到這裡以後，我立刻開始尋找志同道合的人，富有創造力的人。正是在那個時候，我加入了一個藝術組織，我成為了 National Pen Women Bay Area Chapter 的成員之一，其中包括一群非常有成就的女性藝術家和作家。在那裡，我遇到了 Tomye，並很快跟她成為了朋友。那時我們一起參加了幾場藝術展。在她的陪伴下，我學到了很多關於美國的知識——作為一名移民，作為第一代移民——甚至在我出生之前她的生活經歷。她還為我策劃了一場個人展——名為「奧克蘭的旅行故事」。在那之後，我忙於生活，撫養兩個男孩，從事藝術實踐。當疫情忽然來襲時，我正在構思我的管長專案第二次迭代，「Dhai Akhar: Seeded in Love」，它的主題是激進的愛的力量和亞裔美國人的團結，我再次找到 Tomye，邀請她成為我的合作者。在她的陪伴下，我獲益匪淺。非常感謝 Tomye，很感謝你讓我從你身上學到的一切，以及你的善良和品行。

Tomye: 謝謝 Pallavi。這是相互的。正如 Pallavi 所說，我們確實在美國 National League of American Pen Women 見過，不幸的是，通常情況下，分會裡沒有太多有色人種的女性。而且我認為人們會傾向於接近與自己有些相似的人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當我看到 Pallavi 時，這是一件非常確定的事情。正如她所說，她可能比我小 20 歲，也許是 30 歲。[笑聲] 只是看著是一個年輕的女人，她非常想了解更多美國文化，我不知道她是這裡的第一代移民，因為我的家人在這裡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他們的家人等等向前。但我認為，真正的，不僅僅是作為一個有色人種，只是——她對一切都充滿熱情，而我只是很容易被那些深入投入並渴望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的人所吸引，而且不僅僅是口頭上的服務，而是真正進入那裡並參與其中。正如她所說，她做過很多次節目，我也策劃過一些節目，所以我們在策劃一個她可能要參加的節目，一個我做過的節目，我可能會參加她已經做過的節目。但她的作品非常有見地，且耐人尋味。她善於做裝置藝術，而這真的值得一看。在任何時候你看到她的名字與一個節目相關聯，那就是她正在展示她的作品，大家應該去看看。

Pamela: 我很想更多了解你們的工作。

Tomye: 我非常喜歡肖像畫，因為我發現觀察人們，並意識到我們正在談論數十億數百億的人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而且我們中沒有一個人看起來完全一樣，甚至是雙胞胎也不例外，這很有趣。我最近才停止教年輕人，我一直在教年輕人，實際上我在奧克蘭市擔任了 18 年的視覺藝術家。這裡主要面向年輕人和成年人，以及奧克蘭的 Studio One 藝術中心。我發現一件很奇特的事情，當我從那裡退休時，我還在社區中心教書，那裡有一對大約八九歲的雙胞胎男孩。正如我所說，我當時很早熟，但我知道我被選中了。所以這些孩子，這兩個男孩，他們很可愛，孩子們總是說一些話，試圖搞清楚雙胞胎哪個是哪個。有時他們表現得不太友善。所以我會教孩子們尋找一些具體特征，這樣他們就不會對這些孩子做不好的事情。所以我說，不要說「哦，那個穿藍色襯衫的，那個穿綠色襯衫的，所以那一定是那個，那一定是那個」，要喊他們的名字。我們要看他們的外貌，看他們的特點，看他們有什麼不同之處。其中一個長了一顆小痣，孩子們終於認出來了：「哦對，某某有一顆小痣。」你無法輕易改變一些事情。所以這就是我想讓人們在我們發展和看到的時候意識到的那種事情。不要只看表面，不要看我們穿什麼，就認為某人是什麼，而是要真正了解他們。我認為，人們團結一致並理解我們變得更加人性化的方式就是要審視人們的心靈和思想。而不僅僅是他們呈現給我們的外在。所以作為一名肖像藝術家讓我變得非常有趣——

—現在更多的是與像 Pallavi 這樣的人以及其他人和其他團體合作，他們真的在確保我們不會陷入所有正在發生的無意義的兔子洞，是的？我們和需要退一步，再重新教育我們自己，擁抱彼此，因為根本上我們都想為自己和他人獲得更好的東西。

Pamela: 我也很好奇，比如你也畫畫，我看過你的一些畫，你也透過其他媒介工作？

Tomye: 是的，我用水粉畫畫，就像一種更為濃厚的水彩畫，也用熔融玻璃畫。我的工作叫冷工作，就是把你經常在教堂窗戶上看到的實心玻璃切割成任何你想要形狀，然後放進窯爐裡。然後開火，調好溫度和時間，以及冷卻的時間。一天后打開它，看看你得到了什麼。

Pamela: 是的，謝謝你的分享。Pallavi，你想要分享一下你的工作嗎？

Pallavi: 好的，正如 Tomye 所說，我從很早的時候就開始用不同的媒介工作。我的母親是一名藝術家，她是一名戲劇演員，我父親是一名版畫家，我們全家從一開始就圍繞著戲劇。當我到灣區的時候，也就是到美國的時候，感到一種失落感，一種社區的失落感。我開始更多地思考家庭，懷舊，並開始思考「家庭的意義是什麼」。並且有一種尋找歸屬感的可怕感覺。這就是為什麼在我的大部分工作中，你會看到有很多地方需要協作，我與我的鄰居、我的社區、正在苦苦掙扎的人、有故事的人合作。在我的很多作品中，我收集鞋子，從人們那裡收集故事。我試圖了解他們的移民故事，並試圖創建一個讓我有這種歸屬感的社區。同時，我加入了不同的藝術組織，不同的合作團體，不同的集體。AAWAA, 亞裔美國女藝術家協會就是其中之一。我很早就來到灣區，並加入了 AAWAA，直到今天，它已經是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AAWAA 在塑造我今天的成就方面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透過創作協作作品，創造社會參與的藝術實踐，也為彼此創造了一個可以愛、互相滋養的空間。結果非常具有變革和治愈性。這對我的策展工作和教學法也有同樣有幫助。我們都知道，在人性的建立中，愛是必不可少的。為分享和討論故事創造空間至關重要。大約八年前，在我居住的 San Ramon 創立了 Inner Eye Arts，這是一家非營利性藝術組織。它的宗旨是提高亞裔美國多學科藝術家的知名度。自從 2014 年以來，我們與藝術家、當地社區合作，透過策劃藝術展覽、表演、講座和工作坊來為批判性對話和連接創造一個安全的空間。但我想明確指出的是，當我說知名度時，我的意思是它必須包括作為亞裔美國人和亞裔美國人這種敘述所意味著的複雜性，它應該消除成見，並面對經常投射亞裔美國人的整體和永恆的主流觀點。因此，出於這個目的，我創立了 Inner Eye Arts，我們正在策劃展覽和節目，這些節目和節目可以消除和理解什麼是「差異性」，以及它如何撫平社區之間的差異。

Pamela: 我現在想具體談談藝術和行動主義的結合。你知道，我認為作為藝術家，我們很難將我們的生活剝離。我們熱衷的事情似乎融合在一起。我想談談 Black Lives Matter（黑命關天）運動以及一直在發生的仇恨犯罪，以及你與同時發生的這兩件事的關係。

Tomye: 首先我想說，當我談到引用時，這很有趣。一個人怎麼知道哪些是準確或真實的，或者哪些是別人告訴我們的。我認為，我們每個人都參與社交媒體不僅對所有人都很重要，社交媒體在年輕人群體中佔據非常關鍵的一部分，你還要更深入地去理解，即使是書，或用網路去尋找更為可信的東西，選擇一個可靠的來源去了解真正正在發生的事情。因為我們很容易被誤導，因為我們太過於依賴流行的東西，以及流行與現實的整個運動。或者我什至不應該再使用現實這個詞了，因為它已經被使用了。但我認為：我們真的需要了解真正發生的事情的基礎知識。所以，當我第一次聽說「葡萄運動」時，我不應該稱之為運動—我認為，Cesar Chavez 是參與整個運動的主要人物，為採摘葡萄的人取得正確的金額，給他們住宿，所有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我們

甚至在買一袋葡萄時都不會考慮。當我開始閱讀其他資訊時，結果發現是一個菲律賓人 Larry Itliong ——如果這是正確的發音方式的話。

Pamela: 是恩

Tomye: 我想，我從未聽說過他。這種事情經常有很多運動。有人站出來發聲，為運動而做各種事情，但你不知道的是，在它背後的人們，他們真正發起了這場運動，並真正起到推動作用，而又把這場運動納入立法。所以當我做我的項目時，這是幫助我的關鍵事情之一，儘管其中一些可能看起來很輕，就繪畫或玻璃而言。我嘗試確保他們有一定的可信度，這樣才會有人更加投入，看到它並超越它並說「哇，我想知道她為什麼要把它畫在畫中」並實際查找並找出資訊。就是這樣，在 20 世紀 80 年代，1974 年我們剛搬到灣區時，提到了 Vincent Chin。1982 年，對我來說很流行。如果我回想一下我在 1982 年所做的事情，我從事與藝術無關的工作是在 1980 到 1990 年間，當時我在 PG&E 的法律部門擔任接待員。但我仍然在從事藝術。正如你所說 Pamela，有時做你的藝術變得很有挑戰性，因為你必須做其他事情。在 PG&E 工作，這是我 10 年來唯一一次從事與藝術無關的工作，但我能夠展示我的藝術。PG&E - 在舊金山，PG&E 的總部所在。我在法律部門擔任接待員，這讓我可以接觸到律師，從而讓我擁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錢，這樣我就可以展示我的藝術品並出售它。所以這是我們所說的副產品，但只是關於你所處的每一種情況的想法，如果你保持開放，你會學到一些實際上可以豐富你的藝術的東西。這對我來說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儘管我從未預料到，律師也是人，他們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們也有不同的偏見等等，你開始了解人們，你怎麼能說服人們。視覺藝術是說服人們改變主意的好方法。這是我曾經相信上帝賜給我的最好的禮物之一，一種創作藝術的能力，然後以這樣一種方式使用它，它可以讓人們敞開心扉，思考人們可以解釋事物的不同方式。

Pamela: 你能舉個例子嗎？例如，視覺藝術如何改變人們的想法。

Tomye: 好吧，即使是現在，就拿疫情和疫苗來說。我認為我們不應該把自己分為不同的陣營——並說這些是接種了疫苗的人，那些是沒有接種過疫苗的人，這對我們來說不是一件好事。這些人不相信科學，那些人又非常相信科學。因為歸根結底，我們研究的還是其他人的故事、其他人的歷史，以及這個詞本身——他的故事，現在已經成為問題，我們不應該讓別人感到艱難，如果人們認為存在操縱真相。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知道人們並不總是說真話。我們生活的社會總是試圖實現民主，如果你告訴一個人太多負面的話，就會破壞他們的情緒。人們必須在不同的事情上有所保留，人們必須控制自己對別人說的話。所以最後，我做了幾張圖片，只是想說明，我們只需要保持和平，停止所有分裂。對於某些人來說，他們很樂意告訴我他們不會接種疫苗。基本而言，傳遞資訊就是我們的工作，我們是講述者，我們是故事的視覺呈現者，而不是表演者，或是被稱為藝術家的什麼人。我們需要的是——了解大多數人都在努力活在當下，了解過去，利用過去有用的東西，並以積極的方式推動他們的生活。這就是我的目標。

Pamela: Pallavi，你想要談談 Black Lives Matter（黑命關天）運動，以及亞裔仇恨犯罪嗎？

Pallavi: 好吧，當然。你知道，正如 Tomye 所說的她的藝術實踐，我完全同意這一點——我的藝術實踐也是我理解抗議和調整的工具。正如我所說，差不多 25 年前，我帶著自己的偏見、恐懼、希望和夢想來到美國。我需要透過一系列實踐來教育自己，消除和去殖民化，並且仍然在每一步中不斷檢查自己，以免重複同樣的錯誤。這也意味著要讓自己敞開心扉去接受、學習和分享我自己的經歷，以治愈自己的傷口，對自己充滿愛心和善意。我在某處看到過——很久以前——你為社會做的

貢獻，也是你為自己所做的。你為自己所做的，也是為你的社會做的。在疫情期間，我做了兩個專案：“Dhai Akhar: Seeded in Love,”，我們剛剛提到過這個了。這是一個視覺藝術展示，展示了聖拉蒙 Lindsay Dirx Brown 畫廊的 12 位亞裔和非裔美國藝術家的作品，其靈感來自中世紀印度聖詩人 Kabir Das 的著作和激進的愛的力量。它為處於邊緣地位的人們創造了消除成見和偏見的餘地。它包括青年和社區的協作和參與性藝術項目，以策劃空間來專門討論影響黑人和亞洲人的問題。除了“Dhai Akhar: Seeded in Love,” 去年，我還協調舉行了一場社區活動和專案，由 San Ramon Social Justice Collective 主辦，主題為「一起自由呼吸」。這種便攜式藝術展示會定期在當地學校、公平交易會和公共場所展出。它包括 San Ramon 居民的藝術品。看到有一幅作品中，一個 5 歲的小孩和一個 80 歲的奶奶談論種族、公平和正義對他們意味著什麼，真是令人心曠神怡。整個組織，San Ramon Social Justice Collective，在 BLM 運動和思考反亞裔的啟發下誕生了，仇恨犯罪在當時迅速增長。因此，我認為這兩個專案都在創建一個平台，讓我可以與 BLM 站在一起，談論反亞洲仇恨犯罪，以及如何創造一個空間，讓我們可以再次了解這個問題的複雜性，而不是避免它們。但這是一個非常治愈和變革的空間，我們可以更多地傾聽彼此，也喜歡大聲說出每個人的聲音。所以也就是社區建設。這是真正的藝術。所以藝術成為了相互理解的工具。

Pamela: 聽起來真的很強大，可以為此創造空間。你組織的那個節目，Tomye 也參加了，聽起來很棒，我希望它可以被移動並在不同的地方展示，並獲得更多的知名度，對吧？但這是關鍵，是從我們自己的社區開始，然後向外發展。當它像這樣有機地生長時，真是太棒了。我很好奇這個模範少數族裔神話，以及 Pallavi，你覺得它可能傷害了我們的社區。

Pallavi: 我總是肯定的，哦，我的上帝[笑聲]。是的，我在 CCA 的「批判性民族研究」課程中教亞裔美國人故事。正如你所說，這是個神話。冷戰期間政府和媒體開始流傳的一個神話，以指出亞裔美國人社區如何成為模範少數族裔公民，他們被描繪成比其他少數群體（如被描繪成表現不佳的非裔美國人）更聰明、更成功。這種說法，整個說法，不僅傷害了非洲裔美國人，也傷害了亞裔美國人。在他們之間產生了隔閡。而且，它忽略了美國黑人在這個國家面臨的種族暴力和歧視。它表明，如果美國黑人遵紀守法、愛好和平、有禮貌謙讓，安靜地生活在社會中，他們可以和亞裔美國人取得同樣的成功。其次，這也不利於表現不好的亞裔美國人社區。例如，如果你看到統計資料，就會發現許多亞裔美國人社區在經濟上很落後。他們面臨著貧困。模範少數民族神話將所有亞洲人歸為一個群體，並將他們描繪成一個整體，這再次忽略了種族內部的多樣性。我認為我們需要了解亞裔美國人社區所擁有的教育、語言和文化差異很大。當我們談論模範少數族裔神話時，我們忽略了所有這些對亞裔美國人社區產生不利影響的問題。我們需要明白，當我們談論亞裔美國人社區時，我相信它涉及來自 40 多個國家的族裔群體。使他們同質化就是否認他們的身份，忽視他們社區特有的問題。這些團體沒有得到他們需要和應得的任何幫助和支持。我們也知道，任何一種社會分層都會影響個人生活—填補空缺、達到標準的巨大壓力—它會產生社會壓力，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也會形成一種恥辱感，使人們不願意談論它。例如，「所有亞裔美國人群體都是高成就者」，這使一些人無法獲得必要的資源和支持，尤其是在學術環境中。這會造成很大的心理困擾。我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對，在學術界任教時親眼目睹了這一點。

Tomye: 好吧，我只是在想 Pamela，當我提到 Vincent Chin 時，我想引用的一段話是：1982 年，Vincent Chin 被無情地殺害了，當時他正在做本可以推進他的人生旅程的事情，那就是結婚，好吧，他要與某人一起慶祝。一些白人誤以為他是日本人。那件事發生在 1982 年。當時，日本戰爭尚未結束。這件事發生在很久以前。然而，某些事情發生後，人們會一直懷恨在心，年復一年，而不是為他們將要做的事情找合理的藉口。我認為這是一個人可以對另一個人做的最令人髮指

事情。因為你把某些人當回事。正如 Pallavi 所說，你談論的是一個特定的人群，但如果你說穆斯林，那就不是——你正在接受來自許多不同國家的許多不同的文化、許多不同的人。人們是如此有限，或允許自己被限制在自己的範圍內，以至於他們會對毫無意義的事情懷有惡意。這是一個要結婚的人，而他們卻殺了他，然後他們脫身而出，只是得到小額罰款，這讓我想起了黑人的命運動，**Black Lives Matter**（黑命關天），因為這不是什麼新鮮事。當我提到社交媒體和手機時，這很有趣[笑聲]。如果不是手機的話，這樣的事情會被掩蓋起來。現在，幾乎每個人都有一部手機，可以把它拿出來拍短片，這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一個很好的事情。而那不應該。不應該那樣。但幸運的是，它是存在的，它不僅創造了 **Black Lives Matter**（黑命關天），而且還有 **Asians for Black Lives**，不同的群體聚集在一起，他們強調「我們需要團結，改變大多數人的心態。這不只是一個人。我們在一個國家有一個人決定要接管另一個國家，這正在發生一個人。但是，如果有其他人進入坦克、卡車、飛機說「不」，那麼這個人就不會成功。我們不會這樣做。但不幸的是，我們必須改變很多人的想法。Pallavi 說得很好。這不是把每個人都放在一起說，「哦，是的，模範公民。」如果您要說某個有色人種是模範公民，那就是亞洲人。因為有很多種類——韓國人、日本人，所有這些不同的國家聚集在一起，稱為亞裔美國人。他們都不盡相同。他們的行為不盡相同。他們的外表不盡相同。有很多教育需要完成，而我們的視覺藝術是一種有效的方式。

Pamela: 是的，我同意。而且我必須考慮生活——當我住在夏威夷時，只是了解那些種植園的工人如何劃分人群的歷史，對，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們就是這樣維持的他們的影響力。然後他們創造了這種夏威夷洋涇浜英語，將他們團結在一起，他們可以一起交流，從那時起他們的生活開始改善，因為他們一起工作。這很明顯，但擁有這些知識，然後將其付諸實踐，並朝著這個目標努力，真的很重要。所以我想到了警察改革與取消警察獎金，我只是好奇你對這個話題有什麼看法。

Tomye: 對我來說，需要一定程度的資金削減，因為任何時候你都有一個城市，我會以奧克蘭為例，因為我在奧克蘭市工作了多年。如果一個城市將 **80%** 的預算用於一個實體上，即警察部門，那就說明很有問題。我的意思是，你不妨說這是一個警察國家。如果您將 **80%** 的預算用於一個實體，而該實體恰好是所謂的人民安全，那說明什麼？我認為這是很不正常的。我們有必要放下這一點。我並不是說他們應該完全不花錢。我的意思是顯然我們需要警察。因為我剛才在看——這是題外話，我剛才在看 **Netflix**，我只訂閱了這一個流媒體。我沒有很多錢；我不想花很多錢支持公司，所以我有 **Netflix**。我正在看電影，那傢伙甚至說——為什麼人們，當有事情發生時，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撥打 **911** 和警察？是的，很自然，如果你覺得自己受到威脅，你會打電話給誰？警察。所以我並不是說我們不應該有警察，我們周圍有一些人非常可怕。但我的建議是，我們可以緩解一些我們所知道的將是持續存在的情況。對於那些更容易遇到無法處理的情況的人，他們會感到壓力很大，他們會做一些他們不想做的事情，那麼我們需要社會服務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我們像我們一直在做的那樣延續戰爭，我是說在全球範圍內，那麼人們會捲土重來。你不可能看到那種情景，回來後仍然是一個完整的人。所以他們需要社會服務。還有很多其他情況在延續。有些人被關進監獄，大家知道，男人很難放下，不管是性還是其他。這似乎有點跑題，但如果你把男人和男人放在一起，他們必須有一個釋放。所以我們正在塑造一種沒有意義的情況——把一大群人放在一起，我們並沒有真正考慮會產生什麼結果。所以，有些人走出困境後，他們需要幫助。因為他們有些或多或少請不起律師，或者乾著微不足道的工作，但他們卻得到一些荒謬的罪責，他們在監獄裡的時間比平時多，或者比正常情況下的服刑時間長。所以他們出來後是扭曲的。因

此，我們正在塑造一些不同的情況，這些情況與應該是一個人道和公正的社區不一致，我們讓警察來處理它，從而加劇了這種情況。這不是他們的工作。這就是我資助他們的想法。

Pallavi: 我也感同身受，我們不僅需要改革，而且需要重組和重新分配資金給社區組織，這些組織對問題有更深入的了解，並以更多的善意和愛心與人打交道。我沒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但我確實看到了它的可行性和重要性。也許就像跨種族團結，恢復性司法正義，你知道那些為此而努力的群體，他們可以在另一種結構中提供很大的幫助，這種結構不是以白人為中心的。

Pamela: 如果這些資源被用在其他方面，那麼你會為公民創造更多支持，創造就業機會、住房和醫療保健，一切都會變得更好。隨之而來的是犯罪率降低。我覺得它一直在使用一個失敗的系統，它一直無法正常工作。你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有這段經歷，我認為你們有這種持續的友誼真是太好了，你們一起創作藝術，製作展出。在我們的社區中還有哪些地方直接或在整個社區中看到了黑人和亞裔社區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Tomye: 抱歉，就像 Pallavi 所說的那樣，有很多組織正在努力跨越邊界、合作和理解。亞洲文化中心與各個社區開展各種活動。有不同的西班牙裔和拉丁裔地方，比如 **Eastside Alliance**，他們正在努力伸出援手，並理解我們不僅需要了解自己。因為現在幾乎所有有責任心的人都在面對這個問題，就社區、社區組織而言，現在有很多跨界合作正在進行。如果是拉丁裔群體，他們會展示拉丁文化和其他一些東西，並將其混合在一起。這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我們生活在這些孤島中，它讓你認為這些事情只會影響你所在的群體，但事實並非如此。發生在亞洲人群的情況 — 當亞洲人開始移民到這裡時，政府也對他們不友善。我的意思是，這是一段可怕的歷史。不僅僅是黑人，這太可怕了。謝天謝地，有人正試圖在政治舞台上糾正它，但它發生得非常緩慢，沒有足夠快的時間做足夠的事情。因此，如果人們非常關注現在正在發生的這些事情 — 烏克蘭和俄羅斯就永遠不會像現在這樣。這是毫無道理的。我們應該吸取教訓，但不幸的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意識到，嬰兒需要 30 年才能成為成年人。這意味著每三個十年就會因此而重複。因為當這個孩子長大成人後，他們是否想要獲取知識取決於他們在哪裡，他們要麼依賴於直系親屬，這意味著傳承故事和活動以及家庭的任何東西。所以，如果你有一個種族歧視的家庭，而那是你的孩子獲得知識的地方，那麼你就讓這種認知延續下去了。這不會有所改變。因為一旦有人到了 30 歲，就很難再有所改變，除非他們有意識地決定這樣做。憑藉外力很難改變 — 這就像用一根水管引出泉水，卻碰到一塊岩石。它只是輕輕觸碰岩石。它不會穿透岩石。這塊石頭必須決定它是要移動還是搬遷或其他什麼，或者自己粉碎之類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總是看到這些週期性情況。我們有新人加入，根據他們從哪裡獲取資訊，這確實影響了他們的想法。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過程，我認為隨著年齡的增長，你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去思考問題，而不是年輕的時候，你只是在那裡做事情，你得出什麼樣的結論真的很重要。

Pallavi: 對我來說，在社區中建立深厚的聯繫也是日常的學習和實踐。在我們的後院，隨著過去發生的歷史性時刻，震動和影響，有時甚至推翻了禁止亞裔美國人的種族主義政策 — 「禁止亞洲移民進入這個國家」 — 許多這些事實被主流媒體、政策制定者和政府忽視和忘記，因為這對他們沒有好處。我很想聽到更多這樣的故事，這些故事可以治癒創傷並將兩個社區團結在一起。你知道，在疫情期間，我們看到了黑人和亞洲人的衝突，它們被重新點燃了。幸運的是，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亞裔美國人集體、[組織] 相互工作和支持，相互團結並擱置分歧。最重要的是，還要努力了解最初將他們進行各種定位的不平等的歷史和製度。

[播放結束音樂]

Akemi: 該播客的製作獲得 Ginko Fund、Asia Pacific Fund 和 Awesome Foundation 的支持。特別感謝 Jaide Lin 錄製和編輯了這一集。想要推薦未來嘉賓？請發送郵件至 programs@oacc.cc.

[播放總結音樂]